

通志堂經解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永嘉薛季宣

立政

周公若曰擗手諧晉告冢天孚王矣用咸殘于王曰
王左右憲柏憲任準人綴介虎賁周公曰緝虘休茲
知卹羸才古中人迪惟大戛粵大室大競籲駿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惠出行粵教告教手后曰擗手諧
晉后矣曰託粵豈託粵毋託粵準茲惟后矣蕙面用
丕言惠劓粵託人茲粵式託亡誼民堊惠惟粵亞從
建任是惟競惠宅後

常伯牧伯也在王左右則三公也常任任人也任

事之人則六卿也準人準夫也百官之正則大夫也綴衣周官掌舍幕人司裘之屬虎賁旅賁氏之屬在王左右則常論道長人之任常任準人分官職而治者綴衣掌王服御虎賁侍衛之人臣也主官之設大校不出五者九惠臯陶所陳者也三宅事準牧則常任常伯準人也立政之作蓋周公歸政首以官人之事進告嗣王也曰嗣天子王矣謂王初即大政之語用夏人告戒其君之語也咸戒以衆人之意爲戒猶四岳之師錫僉曰下云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也王之左右白

公卿大夫下至侍御僕從貴賤雖異事王以道納王於治其事一也人君克知治道之美繫乎官人之任知憂恤其事者蓋寡有夏有室指夏家也古人事夏家者大和俊惠爭以相尚則其所以尊事上帝知順誠信以行九惠乃敢以任官之事進戒其君而責望焉人君謀其耳目所及之地大欲訓成已惠則官人之事無非惠之選君臣交修如此政之所以立也然桀由不勤於惠則三宅所任無有義士君臣相與爲暴至於殄滅夫人主無他職官以惠選而臣以惠事其上左右前後官無差等

無非有惠之士君之見道進惠豈有窮邪官非其人小人在側而求進於君道無是理矣周公戒成王於即政之首正始之道哉恂信也競爭也宅居也謂官治也

亦弋威湯德丕壘上帝出耿龠粵出式大宅亨即宅曰式大峻亨即峻嚴惟丕式亨出式宅式峻丕聖鬲邑出叶于邑丕聖三出丕式見惠緝序丕聖最惠志惟羞剽競惠出人同于耳出粵惟屈習俗惠出人同于耳政帝欽罰出

陟升也釐福也耿光也三俊明於俊德之人可以

充於三宅之選者賢滅也湯之陞爲天子以有明惠大明上帝之耿光受其介福非惟善於三宅之選所以作成俊惠以備三宅之用者亦皆有所成就爲天下無窮之計而才不可勝用矣人心無有不正性無有不善明惠之俊人皆有之惠之克明爲有以明之也不明其惠由人欲之害尔湯惟嚴恭此道爲天下式而三宅三俊之用在王室則王室和治天下則天下仰法遠方知惠而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習與不善人處而又

與之同政失惠之累有不期然而然者善人之用而不善者勸此作惠之道也善人之近而不善之意消此成身之道也不善之近而不善之用則身何以免於不善而民趨於惡矣帝欽罰之天道之不僭也

粵倅戎大壘式爾嚴命奔甸万姓亦殲亥王武王尹知武大死心焯見武大峻心呂散豈上帝立民亮柏立政任人準夫毋廷武豈虛責綴心趣臯小尹左右攜蹠百司厘府大寵小柏執人表臣百司太史尹柏厘憲吉士司徒司象司空亞衣尸薇纁烝武亳阪尹

亥王惟亨年死心粵尹立纛憲豈司毋人呂尹峻大惠亥王宅粵隸于厘中厘獄厘脊惟大司山毋夫是訾申冀厘獄厘脊亥王宅散知于纛亦殲武王衛惟救玆亞散替耳誣惠衛惟慧勿宏惠呂竝聚此丕丕至

長伯君長也三事三宅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趣馬之類是也攜僕備指使者嗇夫之類庶府府庫之官也大都小伯圻邑小大之宰也大都小伯互言之也藝人工師之屬表臣百司家邑之庶僚也太史太宰之貳尹伯庶常伯執事吉士

官屬不特見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旅命大夫也烝君也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阪周之西界隴阪也三亳之尹治殷民者夷昆夷之屬昆夷漢昆邪王夷微盧皆蠻夷雜種以諸侯兼領之此互舉文武之官故不倫也天既厭商而以中夏奄畀于周故受商命大正四方文武非惟克知三宅存心亦能明見三俊之本心故能用而訓之君臣同惠以事上帝以建君長於天下政之所立則有三宅爲之三事內自侍御至於百史外自都邑至於家臣以至諸侯大夫蠻夷君長庶殷險固之

尹不一而足文武安能盡知而用惟能自治其心故其建置常伯常任無非克俊有惠之士故雖準人之貴亦其君長自用文王不敢干也庶言命令所出庶獄人命所係庶慎糾禁之事其任不爲不重而文王一皆司牧之聽因其違命用命而加黜陟焉是用爲訓而巳有司之事則不敢問三宅任事而三俊有所成就文王豈爲屑屑之教舉其綱目而庶政熙矣武王循撫文王之事繼其宅心宅官之義謀與安惠之士共治而成大業基業之大亦惟三宅之賴耳從容安也不思而得不勉而至

從容中道聖人之惠也

解虐孺學王矣繼自今戒元立政立豈準人毋夫哉
元亨焯知身若丕尊卑爵昧哉衆民咏哉厘獄厘脊
皆劓勿大聞止自式詒式○哉劓末惟威惠止彥呂
又哉衆民解虐予旦已衆人之微○咸告孺學王矣
繼自今亥子亥孫元勿誤亏厘獄厘脊惟正是又止
自古爾人亦越哉周亥王立政立豈毋夫準人劓高
寔止亨繇繹止繇卑又或劓它大立政申懸人弅
謦于惠是它懸至年止繼自今立政元勿呂懸人元
惟吉士申勸昧哉或豕今亥學亥孫孺學王矣元勿

誤亏厘獄惟大司止毋夫元亨詰介戎倆呂德命止
蹟止行天丁望亏棄慶它大弅舳呂觀亥王止耿其
呂敷武王止大剝解虐繼自今後王立政元惟亨用
憲人周公砮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介尊獄以覈哉
王或繇式大脊呂劓申中罰

孺子王矣非孺子矣蓋當責以成人之義人君之
道不可忽也繼自今當常尔也立政必以三宅三
宅必知厥心固當順而用之責以大治用相戒保
民之道和治獄訟糾禁之事又當專任無閒乃爲
善尔末終也一話一言終惟成惠之彥是聽是行

則吾所保之民可得而治矣成惠之彥三宅之賢者非惟專任又當聽受其言一話言而不敢違之然後可以謂之無閒文子文孫指嗣王負荷之重衆美之言周公受之以咸戒於王者庶獄庶慎不可忽也而惟正乃治商及先王之立政未有不自三宅之克宅政必由之而出事必與之紬繹論議乃有治道之美惟正之又宅心宅官而已不善於立政者則惟儉利小人之用身復無惠之訓政何由立其時固已昏亂何以明顯於天下後世乎人君固當儉人之戒而惟賢人吉士之用以勉相我

王國而立尔政事獄之司牧尤宜簡用人命所繫誤則害於政矣詰禁也戎兵征伐也征伐當出天子而諸侯專之則權柄下移而侵陵之禍作矣天子司甲兵之禁不敢輕也惟干戈省厥躬則致戎之道所當謹也慎於獄官之選處於甲兵之禁民無冤橫而天下服矣立政之事此其急者自此之外非人君之職矣三宅克宅三俊克俊獄訟審甲兵息禹迹所及王道無所不行海外之邦無思不服則文武之光烈明播於天下而王道至矣陟禹之迹人主所甘心者周公立政惟以三宅三俊兵

刑爲意柔遠之道不與後世同矣司寇蘇公名忿生太史其兼官也太史下大夫而列秋官之上者宰府之貳也周公作立政而獨蘇公之告託以庶獄之事成立政之道也長我王國獄官之長也由獄獄訟之所生也記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敬尔由獄以爲獄官之長則庶獄罔有不慎用之治獄五罰有敘輕重適刑之中矣勸勉也大學論古之欲明明惠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修身以教而四方刑之周公作立政謂立政在三宅克宅在宅心非惟

自宅其心乃明三有俊惠之心堯自克明俊惠而天下時雍用此道也三克宅而明三俊比屋可封之教萬世無疆之業也獄訟甲兵之問政之所以成也人君之患莫大乎中無宅心之法遠大臣而任耳目儉人因得以進而政事遂以不立周公歸政成王授以立政之法由克宅心而終自敬惠不侵有司之事大臣得以自盡人材賴以作成故曰尊惠任人王者立政之本也

周官

惟周王改万苗徇戾甸三徯亞廷媛耳邠民六舛羣

侯宅亞承惠歸于宗周董正糾官王曰若晉大繇刺
糾于未爵采苗于未召曰唐父譜古建官惟百內十
百揆三畝外十以毋戾柏廬政惟呀万或咸寧夏畱
官倍亦亨鼎又明王立政亞惟元官惟元人今予小
孚祗勤于惠夙夾亞逮印惟奔代昔若訾迪手官立
太帑太傅太采絃惟式公論道經苗燮理舍易官亞
必荀惟元人少帑少傅少采曰式孤式公弘魄量亮
天暨攷予式人冢宰掌苗糾統百官皇三衆司徒掌
耑教專之簠擾州民宗柏掌苗祀糾神人龢上下司
彖掌苗政統六帑季苗或司寇掌苗禁詰姦慝剋讎

爵司空掌苗土居三民耑暨初六卿分職各衛元屬
臣倡九姆阜戚州民六季之舛舛式翰又六季王粵耑
徇于剋庇于三畝彬戾各翰于匹罍大明黜德

六服侯甸男邦采衛蠻服萬邦諸侯也六官天地
春夏秋冬六卿冢宰以下是也巡侯甸所以撫諸
侯征不庭即伐淮夷也撫萬邦征不庭皆欲安兆
民也不庭不至者也周制九服而六服承惠六服
而五服朝會蠻夷之至不至王者不強之也周官
之巡侯甸非時巡也亦東征之事也承惠受事也
督正官常所以治天下也制治於未亂之前以保

邦於未危之日非稽於古之道董正治事之官將孰與爲治哉官人之事未或無所自來也而世或治或亂視百官之任職否耳官得其人人任其職危亂無自來也敗官失職至於亂生之後治之奚及哉唐虞稽古道而建百官百揆四岳州牧侯伯內外百官之長也夏商時事漸繁日有增置而萬國亦治隨時之義而已明王建官立政不在於官而在於人任非其人官職無自舉也爲官擇人何職之不治哉先王不任法而辨論官人所以日臻於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故雖賢者或不舉於其

官以求先王之治功其亦難矣成王自謂官人之道已之所難夙夜敬恭修己之惠故又順古設官明百官之職守而訓導之三公以道輔王訓成君惠以爲天下之正而和順乾坤之道者財成輔相之職也官以惠選故無人則闕不可無也不必備置三孤導王以惠贊王化育之事以成天地之功者蓋同公之任也公孤無職而以論道弘化爲職明於人君之道順乎萬物之理百官承式華戎順軌而天下賴以無變陰陽賴以和協雖曰不親一職固無所不統矣冢宰總統六官之典而爲之治

故百官聽焉諸侯屬焉秉國之鈞平治四國者也
周官六典一曰治二曰教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
六曰事則六官所掌也六官之屬貳卿大夫之分
職者也九牧九州之伯也倡九牧者內舉百官之
職而爲天下倡始也五服六年一朝王十二年一
巡狩考制度若同律度量衡事大略如虞禮也後
世事漸繁夥兵衛益衆君行師從雖欲如有虞之
簡易不可得也周服五制差其遠近以次見五歲
一周而俱見天子設壇祭方明會朝於郊謂之會
又五年一周而王乃時巡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

視虞禮有損益更變矣

王曰緝虘凡我有官商學欽卹卹司眷卹出令令出
惟行亞惟反呂公感公民元允褒敷古入官誣焉呂
剗政卹亞悖元介簋憲廷出幣亡呂移口爵手官蓄
疑廷甚怠冒亢政亞敷牆面莅焉惟煩戒介卿士形
宓惟忠牒廣惟勤惟亨果勛卹宅後讎位亞昶僑祿
亞昶侈龔儉惟惠亡觀介僞廷惠心脩日休廷僞心
懲日矧屈寬恩召宅亞惟曹亞曹入曹推馭擢耐屨
官卹咮亞咮政庵舉耐元官惟介出耐再匪元人惟
介亞任王曰緝虘式豸臬大夫勸介大官爵介大政

呂右明侯留康州民乃當惟亡歎

司官職也出令所以使人者也重於出令則無不可行而反之者也衆之所服莫若公所惡莫若私公而無私則民懷其惠矣學優而仕則能以禮制事其政明於天下而無迷亂之失師於典常率自中也利口亂官仄言之改度也蓄疑敗謀不能議事以制也怠忽荒政不虔輕事之失也不學而蒞事者正如牆面而立臨事而不能處則煩苛細碎治之而益紊矣此庶官之戒治其細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功崇之惟志也無怠荒而四夷王業廣之

惟勤也克果斷而無後艱者其惟議事以制乎官崇之驕祿厚之侈有不期而然者安於恭儉之惠斯無驕侈之患矣作惠者行其所無事作僞者不能揜其實心之勞逸不待言也行於久遠而真僞益辨日休日拙自然之理也觀於此也邪僞其可爲乎載事也謂從事於此也物極則反故居上而高則危居上不高所以長有貴也罔弗惟畏每事敬也謂不足畏而不敬則可畏者至矣賢能更相推遜則君子必將彙進而百官皆得其任短長之相補剛柔之相濟則治入於太和其不和者汝政

之雜小人之彙進而尚同矣君子烏得而留乎卿士職任其屬以稱舉之得失爲官職之修黜大官之戒皆謹其大者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王者之所尊重不敢訓也終篇之意第與百官共勉之尔有政職官之事也周官之戒首之以欽終之以敬治修身治官以佐佑乃辟而安兆民萬邦其要無他敬之而已

商敕

王若曰商敕惟尔令惠孝龔惟孝友于兄弟亨食大政命女尹兹東郊敬才管周公帝采万民民裒尔惠

廷眷粵司兹衛手憲楸昭周公山訾惟民丕义哉脊曰皇乳馨香感亏神明黍稷非馨明惠惟馨尔尚式昔周公山繇訾惟日孳孳亡教脩念凡人未見聖若亞亨見无見聖亦亞亨繇聖尔丕殘才尔惟風下民惟中罔手政莫或亞讎大廢大興出入自尔帝攸厘尔同剿繹尔大嘉惠嘉繇剿入告尔后亏内尔粵順山亏外曰所惠所繇惟哉后山惠緝虐臣人咸若若惟良繇才

君陳名陳曰君者猶君奭君牙以君稱之也君有土者之號王官尊而爵不稱者稱君蓋貴之也君

陳之惠以孝敬聞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以孝事長則弟事君則忠故謂之至惠要道順而能敬既已宜其家人則亦可以正人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則其事上接下皆順而不悖矣東郊東都也以西都宗周言之分陝以東謂之東郊君陳蓋繼周公之任者周公之行可法其惠可保民師其行而保其惠所以懷而不能忘也慎率厥常則周公之教民待尔而大明民可得而治矣至治明惠之在人者馨香其臭如蘭也有明惠而民用又其臭達於天地感於神明潔粢盛以祀神必資明惠

之享於天也能法周公之所以訓民者惟日不及無時豫怠則周公之惠已人情未見聖人惟恐不見見其難也未必能由其道尔繼周公之治不可不此之戒君子之惠風小人之惠草草上之風必偃出乎尔者不可不謹圖謀政事常以不易處之則其施於下者無難矣人之廢興言之出納一當度之於衆衆言同乎尔者尔當繹而後行不可苟也言之遜志易以悅人而未必稽於道也忠臣之事上也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之故有善道善計則告君而順施之歸美於上而

不有其惠則君有聽言之美而臣有善事之譽果能此道乃所以自顯於民也掩善掠美往往見疾於君言之不行爲之不成人臣之大患也成王告君陳者非欲使之譽己亦欲成己之惠而成君陳之美也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惠乎

王曰商敕尔惟弘周公丕言亡亦執迨曹亡倚金呂削寬而大剝刃容呂咻殷民聖侯予曰侯尔惟勿侯予曰寬尔惟勿宥惟耳中尔亞若亏女政亞愧亏女言侯呂止侯粵侯狃亏是交退憲爾俗式細亞宥尔

亡忿報亏頑亡求葡亏弋夫必尔忍尔粵尔湓尔容惠粵大東耳攸亦東尔或亞攸進耳迨呂衛尔或亞迨惟民生在因物尔舉奠尔所命尔耳粵好尔亨敬策聖惠昔粵尔亞彰允升亏大繇惟予弋人膺叢多福尔尔止休尔尔言緝爾立

弘周公之訓推廣周公之教也爲人上者易以虐下司權柄者易以慘刻惟忘勢而循法自無依勢倚法之過而於作威刻削何有寬則容物有制則不慢所以爲從容之惠可以和物之性矣法之與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

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不能也汝改正矣教順矣而民猶有不率不變則當刑矣刑期于無刑知此而刑之用則措刑之道也刑而不能正也其刑可輕用乎狃習而恃之也恃其姦宄與敗常亂俗者三罪雖細不在赦宥之科是皆足以啓亂傷風辟以止辟怙終賊刑之道也忿疾于頑則將有慘刻之事求備於物則或無人之可使小不忍所以致大亂能忍於事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天之所以爲天海之所以爲海惟

能容也物來能容將合惠於天矣簡別其賢不賢而進用其人之善良則爲善者勸而爲惡者媿人知鄉慕則率歸於善矣人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逐物忘反習貫自然則將流爲小人之歸愚不可奪上命之而不聽姑惟教之可也修己之惠敬率典常身先之民將得之觀感復其心性之正而安有不正是誠入道之路由民之本心也忿疾于頑而急之疾之已甚亂矣非所以教之也周公之於五誥閔商民之頑惡惟欲教而不殺使之自化君陳繼周公之任成王亦以容惠勉之所望以弘

周公之訓者其由周公之裕惠乎書於周公之薨而錄君陳畢命二公皆與於周公之道者惟賢善繼所以卒底於成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永嘉薛 季宣

顧命

惟三月才生而王亞懌命學王粵洮磧水眎被統躬
凭玉几與同召太采奭苒柏彤柏畢公衛戾毛公帶
氏罷臣百尹馭豈王曰緝序厥大漸惟災病日臻元
弘留志亞獲斬中享兹予宋訾命女咎商亥王武王
宣重災真而敕教則肄肄亞莫申亨達殷集大命至
後中侗敬待天曹嗣守亥武大訾亡敢旦俞今癸亥
叛殆亞興亞悉介尚明肯朕中申敬采元學劉弘湔
于蠶雖柔遠耐疆安勸小大厘蚩恩夫人自爾于曹

儀亦亡呂釗冒貢弓非帛纛无殺命還出綴亦弓廷
越翌日乙丑王崩大采命申桓聿宮毛畀爰坐戾呂
伋呂式干戈屬責百人弔學釗弓聿門止外延入翌
室卹寔宗

不懌不悅也王疾不見於外人但見其不悅成王
已知其不起此疾不讐於死生之際而力疾顧命
真可爲萬世人主法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纖毫
芥薑於方寸則不能以處此況有天下之富後宮
之屬乎惟其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性命之歸
所以處死而不亂也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成王見之成王始則不知周公終則不怛死生之
際學之成人如此周公善致君哉洮盟手也醢頰
面也相正王服位之臣蓋太僕也衮冕玉几朝覲
之禮天子之服御也古者凡出大命必沐浴齋戒
而後發死疾之逼何暇齋戒以爲禮盟頰而出亦
以爲潔齋也衮冕被必以相尊嚴之服不敢褻御
也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春秋公
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微者書人蓋周之制也召
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太師爲司馬毛公以太
傅爲司空序位以卿不以公六卿所以長百官三

公蓋無職也其名太保猶春秋之書宰所以統羣臣也師氏掌以媼詔王虎臣虎賁氏皆大夫百尹庶官之長其獨言師氏虎賁者師氏貳大師之職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門虎臣掌宿衛之卒伍大故則守王門危疑之時謹門關嚴兵衛所以謹王居者也同召公卿託之於衆不以冢司攝政成王蓋命之矣大漸進也惟幾微細之不可見也疾甚曰病彌留日至而不去也不獲誓言之懼固不暇齋戒矣審訓命汝不敢忽也將終誓言而猶不敢苟慎微之至終始惟一而已宣布也重光繼明

也隸習也文武宣其繼世光明之惠以定其民之所附麗惠爲民附故訓之則習習而用之則行而不失其用故能至於集商之命代有天下我以侗侗無知敬迎上帝威命以守文武之所陳敎不敢昏迷逾越於文武之訓今疾之甚殆將不起不復省悟於事尔當明我之意敬以輔成太子之惠大濟天下使人免於大難柔遠之道在乎能邇身修國治而天下底於丕平此非可以求而得之近者修而遠者服不言之化所以安勸萬邦文武之宣重光開麗於民蓋此道尔威儀禮節形諸中斯能

見諸外修諸身所以表諸人也人人思己威儀之正而萬邦不勸於道未之有也冒昧也貢進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君昧昧而進於非道則何賴於羣臣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爲是誰之過人君之惡之縱人臣其必有以使之然者成王將死以其要切之道誓於羣下而輔太子言先王者止於宣光奠麗責夫人者止於自治威儀知威儀之所自以從容則可以宣其明光而定民之麗附也綴衣幄帳也王歸路寢而徹其堂之幄帳所以謹危急之朝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懸蓋其典

之變也仲桓書字下大夫也南宮毛名上士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其名之非六卿也將命者也虎賁虎士釗康王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之左右夾室也恤宅宗居喪之主也王殯西階墜室西翼室也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王崩而迎世子於路門之外以干戈二虎賁百人以重嗣君示天下兵衛之重自此而傳之也仲桓蓋虎賁氏南宮毛掌干戈者蓋旅賁氏也二大夫以冢宰之命從宿衛之諸侯以迎嗣君兵衛之權嗣君之重不敢輕也其不使六卿

者各守乃職也畢邑在京兆長安縣杜中芮在同
州馮翊縣毛同姓圻內國伯爵曰毛公者以官稱
也彤姒姓之國在濰州北海縣齊都營丘在濰州
昌樂縣史記毛叔名度左氏傳衛康叔為周司寇
蓋與書合

丁未命筵簋庖飧七日癸酉柏昧命士頊封狄設黼
展綴衣牖閒華竇專重篋廂黼純華玉芳几鹵序東
竇專重底廂綴純衣貝芳几東序鹵竇專重翬廂畫
純彫玉芳几鹵夾率竇專重筍廂紛純彫芳几戊
玉五重敷瑤峯刀大言弘璧琬琰至鹵序大玉卮玉

天球河圖至東序盾山翠亦大貝賁鼓至鹵防兂山
戈味山弓坐山竹矢至東防大路至圓階而綴路至
阼階面先路至左塾山并次路至右塾山并式人
弁執憲立于畢門山內三人系弁執戈上刀夾兩階
祀式人纔執劉立于東堂式人纔執戍立于鹵堂式
人纔執戣立于東坐式人纔執瞿立于鹵坐式人纔
執鉞立于阼階

丁卯王崩後三日至癸酉七日禮死三日而殮七
日殯於阼階量字作冊故曰冊庀須材備喪用也
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故曰伯相士匠人山虞之屬

掌供百祀之木者虞皆中士狄人樂官之微者大喪掌設階復魄春秋凡天子中士以下皆曰王人其名不書於冊蓋既殮而後作嗣王之冊既殯而後謀葬虞匠須材而後具冊命之禮先喪禮而後嗣君之禮事有先後然人事未嘗緩也宮室之制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之左有戶戶西有牖堂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房室之兩夾曰翼室亦曰夾室堂廉曰祀祀外曰坐堂下曰庭庭之左右曰位堂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庭戶之閒設屏曰扆白黑繪之曰黼門側之堂謂之塾牖

閒天子朝覲之座西序聽政之座東序養老燕饗之座西夾親屬燕私之座是非常處授受之際并設之尔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仍几仍生時所用几也華玉文玉几也文具貝飾彤几也彫玉玉飾彫几也與漆几凡四席加几者也純緣也四席孔氏謂桃枝竹席筭席莞席筍席鄭氏謂篾席次席竹之次青者底篾之織致者豐刮竹也馬融說篾織筭也底青蒲也筍苔筭也王肅說篾席筍草蓋蒲席也孔氏以爲底席者青蒲席也徐邈說筍竹子竹也皆無所經據葉氏引禮天子饗射封國朝

覲祭祀玉几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用彫几加莞席紛純筵國賓用彤几加繅席畫純謂篋席者次席底席者莞席豐席者繅席也以天子之制不盡見以諸侯準之是也禮天子之席三重敷重席者省文也綴雜采也繪五采畫之也紛組也朝禮貴純饗禮貴縟朝廷貴飾燕私貴質四几而下席純稱焉所以示民有宜也弘璧及琬琰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爲三重故曰五重玉則古之玉鎮也赤刀而下陳序於列故曰陳寶寶則先王之傳寶也弘璧大璧也琬琰二珪皆九寸以治

惠易行大玉鄭氏以爲華山之球夷玉東北醫無閭之珣玕琪天球雍州所貢色如天者王氏謂夷玉東夷所貢孔氏謂夷常玉孔說近之天球玉磬之天成者也西序玉皆器用東序蓋璞玉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刀以赤爲飾孔氏以爲寶刀赤刀削也孔穎達引吳錄孫策引白削斫嚴興謂寶刀有赤處二說頗相似第未知鄭說所本古者鑄銅兵器蓋漢赤仄錢之比也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鍊鋼赤刀恐不得與傳寶並大訓虞夏商周之書河圖孔氏以爲八卦案易天垂象聖人則之河出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然則河圖川師所上圖書寫洪河以形勢經從物產者也脣夏后氏諸侯垂舜之共工允和未詳皆古人也舞衣戈弓竹矢皆當時物大貝伏生言如大車之渠散冝生得之江淮以免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鼗鼗以鼓軍事軍事天子所重故藏之也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皆先代圖法人君之所守者故次於玉鎮而陳之於外先代器物為合法度王者所寶以見

古人之重陳於房室而已大輅玉路綴輅綴玉路而行者蓋金路也象路革路木路行居天子之前則象路先路也次路革木二路也雀弁韋弁也綦弁皮弁也服弁皆士也服冕皆大夫也惠三隅矛也劉黃鉞也博雅乃謂劉為刀未詳案鉞美金因金而名鉞尔幾瞿皆戟屬鉞矛屬也劉鉞天子所仗故列於堂上餘皆天子之衛兵也東堂西堂東西二序之間也仄階堂前也畢南門也執惠守門者也皆門衛之長也衛兵不見以長見之也備物為禮之盛舉若先王之生亦以傳之嗣王嚴繼世

之託也前此皆王崩而後太子即位如成王之顧命蓋未之有也當時設張備物以明傳繼之重故於書見之

王麻纁黼裳繇圓階陞卿士耑商麻纁蛾裳入即位太采太史太宗皆麻纁彤裳太采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繇阼階陞太史秉書繇圓階陞馭王簡命曰皇后凭玉几衛敷末命命女享嘗臨商周耑衛循大卣燮咏矣下耑高揚亥武山焚嘗王再擗興高曰妙妙予末小學元耐而齒三匹呂敬忘矣曹粵般同瑁王武宿貳祭貳託上宗曰高太采般同各盟呂異同秉璋

呂酢授宗人同擗王高擗太采般同祭啗瓦授宗人同擗王高擗太采各收彬戾出廟門祀

卿士六官也太宗宗伯彤伯也上宗小宗伯也宗人召公之屬中士也太宗以下不以爵秩見具禮官也黼裳裳有章者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明冕服之有章也介圭天子之命圭蓋鎮圭也鎮圭尺有二寸瑁四寸圭璋半珪也同爵也隋升也即位班也御進也宿置之也祭耐也啗齊啐也啐受福之飲至齒而不嘗也饗贊嘏也酢報祭也降下也啗置也收徹也廟門即殯而言蓋路門也皇后

陟王在殯辭也周人殯於西階王升自西階不敢
居主人之禮也太保太宗太史不同羣臣之服爲
禮者也上宗從太宗升自阼階將命於先王也太
史升自西階以當太宗也末命遺言也道揚末命
以道發揚之也嗣訓守先王之訓臨君君臨也卞
法也變化也敬恭天威自作元命也太史授王冊
命而又進告先王之戒稱其要切之語率循大卞
是也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
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
或失之矣舜以執中傳禹成王以循卞遺告康王

父子承承不替文武之惠所以有成康之治也眇
眇少也其能亂四方懼惠之弗嗣也四方俾乂萬
世無疆之業也太保承介圭受圭於王而後太宗
受瑁王受瑁宿瑁祭酒啐酒皆三上宗贊嘏太保
受圭於王奉同而下盥手易同執璋報祭以同授
宗人而拜王不敢當先王之命於師保故荅其拜
太保受酢既啐不敢遂授宗人故置而授之祭報
禮成故拜而出諸侯出門以俟將新王之見也古
者大禮冠婚之事皆有祭醺訓戒之辭以謹成人
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位受之先王冠婚受

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

康王出葬

王出至應門內太采衛鹵已彬戾入應門左畢公
衛東已彬戾入應門右皆布櫟爇朱圓再奉圭黼幣
曰式式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擗蹕蹕王詎享惠畜擗
太采泉苕柏咸進昧揖皆再擗蹕蹕曰敢敬告天子
皇天改大畎殷亡命惟周文王武王誕辰美若亨邇鹵土
惟新德王畢叶賞罰戡止手珍用專遺後人休今王
敬出才張皇六帝亡壞戎高祖寡命王嚳曰廢畎戾
甸男衛惟予式人剝報葬晉而文王不季富亞務咎

底望三用昭明于天下則亦大熊簋也士亞式心
出臣采义王家用帛命于上帝皇天用言年晉界
三已鹵命建戾對屏至戎後出今予式式柏父尚
胥泉顧媛介先公出臣勛于先王雖介身至外粵心
宅亞至王室用奉邇年若亡遺鞠孥羞羣公无皆聽
命昧揖趨出王驛統反卷舩

應門在路門外王出在應門內即路門之外內朝
之位也召公畢公以三公為伯故各以其所領諸
侯入見古者生禮尚右以西方為上西方諸侯班
反居左者王居南鄉諸侯北鄉則左反居右矣乘

馬也朱立也立黃皆幣也布乘黃朱充庭實也賓諸侯也禮諸侯之於王室謂之賓客王爲主人則諸侯爲客也圭介圭也諸侯自桓圭而下稱舉也稱奉圭幣各以圭幣進也壤奠土物之贄也王義嗣惠繼世而王天下未敢居王禮也古者相見必將以幣不敢褻也太保冢宰也芮伯司徒也二伯以諸侯見二卿進戒於王各從其官惟其宜也相贊禮者也二卿同進則相者贊王出揖禮天子見羣臣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皆拜既揖而後同拜也其告王者所以進戒嗣王也姜進善也天

既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故能憂恤其民以王西土成王隨功過而制賞罰皆協於中所以克定其功以其休美之惠大布以貽後世今王所當敬也張皇六師勿輕軍旅之事欲以惠綏天下不欲以力服人文王以進善得天不能協於賞罰姜若天命所以敗文王之業也高祖文王也新陟王成王也成王未諡故以陟方稱之戡克也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不敢有其衆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康王報告所以荅諸侯而致戒也其名亦猶自謂以義繼先王

之惠不敢當王禮也無黨無偏之謂平充實大有之謂富以既顯富有之業務惠而不務咎故能極至信一以道明光於時而其所用之人皆同心惠以事上桓桓赳赳如熊如羆所以保治王家以正上天之命上天以道爲教周用是以受四方於是建國報功藩屏王室至於今是賴是先王有是惠而先臣有是勲君臣相須而成故子孫享之也爲子孫者何以嗣守先君之業惟當相予上顧先公之道安其臣職夾輔天子用繼先公之事故雖守國於外心不敢惰其臣節一心以憂厥職奉若

先公之誼上有以事京師下有以治其國前有以嗣先公之業則可以不爲天子羞矣康王自謂鞠子亦居喪之稱也反喪釋冕復恤宗之謂也諸侯有衛服而無采服者適當會期之歲諸侯至而未齊也春秋之法悼王亂而在喪書曰王某崩稱王子某卒天王例皆踰年稱王諸侯之制於未葬稱子某既葬稱子故踰年而後即位未踰年而稱爵者皆以爵自見非先王之禮也顧命康王之誥成王既殯而康王固已書王則康王之王非周禮之正矣天王即位之禮禮無所見之考於伊訓之書

王固朝於廟矣然免喪而後服冕禮衰麻不接冕弁雖非冕服固不可以衰經見於先王即位之初必變服矣成王顧命之儀康王之誥羣后略取即位會朝之禮行於喪次而非周家之制無所自見故書詳錄之也伯相父師周之賢輔寧忘正始之道遂使康王動而非法察於書之本末其存亡危急之秋乎武王之崩三監因喪而亂成王之世殷人尚未馴服東夷一動皆有亂心故成王之命君陳訓以周公裕惠之守戒其依勢倚法謂無忿疾于頑至於康王之命畢公其辭益以危厲商人之

心思亂未易化也是故成王末命則有弘濟艱難之語太史之戒則欲變和天下羣臣以張皇六師爲告而王報以綏尔先公之臣服先王以及先正之無貳心如熊羆以衛王室知權時之變禮寧得已邪非亟正位以臨諸侯寧保商人之無武庚之變喪君有君而人情大定是固周之長策先王行禮寧拘拘然執於禮邪惟知適正而不失於禮之情斯聖人之事也洪範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其此之謂乎無故而弃先王之禮則仲尼何取於書蘇氏引子產之言以爲喪安用幣叔向辭

大夫之見謂嘉禮見則喪禮未畢禮雖三年之喪可以喪服冠子孔子不以羔裘玄冠而弔依以論議二公之失不為無據即位之事固未考於書與春秋明於高宗亮陰及康王之正位禮無二義則可以言書學惟是之察有以見天地聖人之心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永嘉薛

季宣

畢命

惟十六式季六月庚午朔癸亥日壬申王翰步自宗周皇考王彗呂成周出賜命畢公采奩東郊王若曰緝呼父弔惟亥王武王專大惠于天下用亨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媛正年冢毖殷頑民舉維彛邑密邇王室式愧年謦无麻式紀立彰風從三亡亡攸予式人呂寧衛大升卒政繇俗革亞臧年臧民宅貞勸惟公楫惠亨勤小物攷亮三立正色衛丁宅亞祗弔年嘉績多亏先王予小子坐拱仰威

畢命發用於成王之廟異於君陳之命者尊畢公也保釐安治也文武布惠受命而周公安定之慎恤殷民遷之洛邑以近天子之教易其舊俗訓之既久民用丕變王室安靜由殷人之治也道非一定物也與時高下而無膠柱之蔽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知升降之道則知隨時因革之禮政由俗革則向之治道有不可施之於今者王者因民立政豈有常哉周公遷民之初一以寬治成王命君陳也已有簡修進良之說康王用畢乃始旌別淑慝分宅成郊孔子以為王者必世後仁則成康之事

也民狃習俗未知為善之善而黑白太辨其治適以亂之習於治安其心少革進良以率不良則良者進而不良者勸入於大治則不善者少而善人多矣表宅里以彰善惡頑民有不憤而遷善者乎一紀自子至亥凡十二年周公君陳以賢聖之臣治洛三紀然後及於分里之事王者之治豈一日之積也以畢公所以治洛者行之周公之世則亂矣以周公之治行之召公之世則無善矣以二公者施之君陳之世則民耳目眩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隨時通變而民皆入於治道之所以成也臧

厥臧舉善之教也舉善而教不能者勸固無事乎
刑罰之用表宅里以爲民勸樹風聲之道也小物
細事也以盛惠而勤於小事事罔不善而惠彌盛
矣畢公爲文武成康明良之輔用此道也威儀之
治正色之率下也修道以教故人有不言之化不
敢殆於人言之敬純乎其不已矣先王治功賴公
以多一人仰成垂拱之治成功之盛非畢公誰尸
之乎畢公名高以諸父爲成王師故曰父師三公
不名古之道也

王曰緝虔父節今予祇命公呂周公也豈徒才旌別

淑忒表身宅里章善痺亞樹也風聲亞衛言箕殊身
井畺畀亨曹慕申審郊圻峇志圭守呂康三衆政與
十匝言尚體嬰亞惟野異爾俗靡靡矜口惟馭餘風
未之公元忘才或脊曰去禁也冢麤亨繇礼呂蕩賤
惠寧寧矣衛敝愧奢所方去同不幺殷歷士厠菴惟
舊怙侶感誼勗美于不僑至矜夸將繇惡兵雖收放
心閑也惟囂資富耐言惟呂泉季惟惠惟言昔也
大言亞繇古言于何元言

周公之事治商民也旌表明也淑善也忒違也痺
病也旌善別忒而使民之居里各從其類淑慝所

處用是以表明之善者章而惡者病則相與入於善矣風聲教化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修道以教章善以瘳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如此而猶有弗率教者是頑民也頑民則不可復仍故處故又別其田里使之知過而慕於爲善之益期於必變乃已仁之至義之盡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封守謹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勿失日月寢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

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諸夏之父母萬邦所恃以爲表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有恒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聰明之作好與人異無以帖服其內未免爲商俗矣而何以格其俗哉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商人化之靡靡然利口之尚周有常政不貴飾言則利口之風久之將自訕矣康王自道所聞之語爲古之格言也

三才圖會
書言言卷十四
生長富貴者鮮能以禮自治逐物忘反則流蕩而
傷惠人欲之縱天理滅矣奢侈極而傷風教此萬
世同然者商人前化於紂脅權相滅而爲宮室臺
榭侈服以害萬姓而悅婦人用此相賢所美非美
服行之久人人尚之害義者邪而驕淫矜夸所自
邪也善始者可以令終驕淫損身矜夸陵物犯衆
滅惠其何以爲善後乎風行三紀之閒放心收矣
心猶火也爲難收而易縱自非閑之以道收之雖
久縱之則仍舊也易言閑邪存其誠誠亦未易存
也富有之業本乎充實之美資吾充實之美見之

於事下觀而化皆能閑其放心永世無窮用此道
耳惠也義也皆我自出者也修諸己而以明諸物
是爲先王之教不由是教非教之大者也欲垂訓
而弃先王之訓將何取哉

王曰緹虜父帶蚩蚩安忍惟絃殷士亞佖亞柔耳惠
允攸惟周公亨眷耳亂惟君敷亨咏耳中惟公嘉威
耳弁式后叶心同底于衡衡洽政亂界潤生民三尸
左衽宅亞威賴予小學留膺多福公元惟昔威周建
亡窮止亦亡窮止眷學孫豈元威式惟又緹虜
宅曰亞亨惟无耳心宅曰民寡惟眷耳豈欽若先王

威烈呂休于奔政

孟子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殷之衆豈直丘民而已一民不被其澤古人恥之殷人不盡歸心則周之興亡未可知也夫國豈能常安不安而有未服之民禍患之來足以致危亡矣民懷其惠而有不安之國乎以惠懷民猶身之正率是中道斯無剛柔偏重之失民安其惠則將惟惠之進人人誠惠之進所以有永年之治也周公君陳之業待畢公而後成三公同心惟同道耳道無乎不治政亦無乎不治惠澤所被淪浹乎有生之類四夷左衽之國

亦皆得以安集天子永享萬國寔有賴於分政之臣公當自此成周建永世無疆之業終譽之永亦將有無窮之稱子孫保之皆成法之治尔治道無難良亦未易自謂不克功何由成小而輕之事用此敗但能盡心謹事難易不足言矣古人臨事而懼不惟求及前人比於前人中又當獨步至惠之美豈有窮乎敬順文武所已成之功烈以美其政則周公君陳之惠又何加焉由武王之克商至畢公之成終以殷俗之頑慢年垂四十然後克就成終之政優游涵養必使自臻於理雖有盛惠不使

民強由之潤澤洽於肌膚乃自服尔措刑之美豈
易得哉教化若成康之時不能至於刑措先王之
道爲虛器矣孔子以爲王者必世而後仁序書亦
詳遷殷之錄學者可不思乎

商雅

王幾曰緹虢商雅惟粵祖粵父垂竺忠貞勛懃王冢
身大威績紀于太憲惟予小學享守亥武成康繼緒
亦惟先王出臣亨左右齒三匹心出憂召若蹈麋尾
步于膏久今命尔予翊從股肱心呂續粵舊勳亡忝
祖于弘專又箕式咏民則尔身亨正宅教亞正民心

宅中惟尔出中夏暑用小民惟曰節資晏祁寧小民
亦惟曰節資尔惟懃才思元懃呂圖元易民粵寧緹
虢丕顯才亥王暮丕承才武王與后右戎後人咸呂
正宅缺尔惟懃明粵言庸奉若于先王對敷亥武出
焚命追配于壽人王幾曰商雅粵惟繇先正舊箕耄
式民出乳齒至絃衛粵祖于出德行昭粵侯出十又
太常天子車旂以日月爲章周禮司勳凡有功者
銘於王之太常君牙之先世有功惠書太常者不
替前業是爲世篤其道忠用中以事王者貞者正
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

也穆王自以守先王遺業當得如先王之臣佐佑其治而使四方獲見先王之政虎尾之蹈春冰之涉必有傷人陷溺之禍憂危天下當如此也股肱手足也心膂心背也人之生者以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尔予翼所望以左右已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繼其緒聲減前世爲不肖矣忝不克負荷也大敷五典所以和民作則要在率之以政其身正民將不令而行夫人不能自中其中待人而建正已率

下所以敷五教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有常道民猶咨怨民心之罔中也以民之愚而欲與之建中適正其亦難矣謀其所以爲難則其易者可見安民之道惟此道尔文王之訓大明於上武王之業大克承之所以開發佑助於後人惟以正身而無缺行之玷教民之訓固將勸明是道以順文武之惠發揚光烈追配先王先公之盛民之治亂在舊典之用不用尔不替舊典動由茲道則先公所行之事不墜於今王之治民亦賴是以章明也武王數紂官人以世求周之故固未嘗不世官蓋其

禮教興行人臣世有其惠先王心無適莫惟才之用君臣以其先王先公之道更相責勵期於不墜其業盛惠相繼蓋此道也周衰而惟世官之守非復人才之問周惠衰替爲世官也不世官而亦不廢其世惠周之所以強歟

栗命

王釁曰栢栗惟予亞亨予惠尋先人罔丕后怵惕惟厲中夷呂興恩免年譽咎圣亥武聰明丕聖小大出臣咸襄忠丕侍馭僕勿它匪止人呂旦夕承弼年侯出入昶屈宅大亞欽發號令宅大亞臧下民祇

若乃苗戚休惟予式人亡良寔賴左右奔後大位也士匡丕亞及繩讐糾繆或丕非心昇亨絜先烈今予命女從大正正予羣僕侍馭止臣楸粵后惠交攸亞逮脊東粵秦亡呂巧令色僂侯仄媚丕惟吉士僕臣正身正后正僕臣諛后自聖后惠惟臣亞惠惟臣丕亡尼予無人充耳目止官迪止呂非先王止篋非人丕吉惟賜丕吉釁昔瘵年官惟丕大亞亨祇年侯惟子女牀王曰緝虘欽才魯弼粵后予彞憲

周官太僕下大夫掌御僕小臣祭僕隸僕之政王眡朝則前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爲前驅王燕飲

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動靜與之俱者蓋近侍之官也春秋下大夫字伯冏蓋其字也穆王自謂不惠無以繼先王之世心切危懼晝夜思免戾者得先王所以自正之道其命伯冏蓋以先王之臣望之以文武聰明之惠克一而聖故其臣下無非忠良至於侍御僕從之微亦皆修正之士人人自正所以左右其君者無或不正其君耳目所逮非正莫之覩矣故其一動一作無有不敬一號一令無有不美萬方信服其教亦皆順敬於惠萬邦休治寔爲有以使之觀於先王慎擇左右前後之臣可

以知其自養之惠古人謂習與善人處者譬入芝蘭之室習之不知其芳斯進惠之道也思正己而無左右之正則何以思正矣匡正也匡其不逮繩愆糾謬之事也匡正於外未足以語正君之美格君之非僻則可以語正君也大正政之所自出者正于羣僕侍御蓋責成於長也君修惠以正下臣修惠以正君此之謂交修侍臣無有不賢君惠所賴以成也慎擇僚佐非徒使長其官侍御僕從之臣亦皆使官之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是皆官人之所當弃天下常患小人去之之難惟其有以入

人故眩亂而不別也佞人之用而國家殆矣察言觀色視所以而察所安則小人之情自見吉人端士爲可得而進矣王之親侍無如羣僕羣僕之正其君烏得不正僕臣有不端之士以其諂媚逢君之惡君心驕佚自以天下皆出已下將何以爲惠故其君之惠不惠係其臣之諛正如何孟子論王左右皆薛居州王誰與爲不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責太僕以慎簡羣僕侍從之臣人君耳目之司將何所賴是必道上以敗先王之法啓其邪心雖有聖王將誰與爲善也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爲

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利之臣得以克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知義利相爲盛衰則小人之姦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爲知義利所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瘵官也瘵官之罪何所逃哉典法有常人君所賴於臣之輔能克敬典安有瘵官之事乎瘵病也失職之謂也觀於穆王之命伯冏可以遠觀前世之治二帝三王之盛無可疑者伊尹用之太甲周公用之成王而穆王用以克終爲有由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永嘉薛 季宣

呂剡

惟呂命王言或百季旄亢庇從剡呂詰三王曰
古大言蚩尤惟亂從商延及于季民亡亞寇賊鴟詒
是爰殺戮矯虔苗民亞用霰剡呂剡惟從又獻止剡
曰灋皦易亡祐爰亂至為剡則斲剡從茲剡并剡
宅差大言民興譽漸泯泯焚焚宅中于仲呂覆醴盟
獻魯厘易亡告亡祐于上帝言民宅大馨香惠剡
發脊惟腥皇帝哀矜厘易止亞祐報獻呂魯過豎苗
民亡止丕丁粵命重黎豎豎天通宅大季威羣后止

逮圣丁明明裴黨異寡亡蓋皇帝清問丁民異寡十
言亏留惠曹惟曹惠明惟明幽命武后卹矜亏民柏
尸斧箕折民惟剗命秀水土主名山川魏斧困蘇農
殖嘉聲武后威矜惟殷亏民士剗百姓亏剗中中呂
教祇惠教教圣上明明圣丁焯亏三亡宅亞惟惠中
勤故幽明亏剗中中衛又亏民裴彞箕獄非訖亏曹
惟訖亏富訖忘宅大擇中圣身惟亨天惠自從元命
配高圣丁

呂國名今蔡州新蔡縣古文呂通作甫蚩尤炎帝
末爲亂者黃帝誅之三苗之君堯竄之三苗者皇

帝堯也重黎羲和也伯夷禹稷事見舜典士皐陶
也剗滅鼻之刑剗滅耳之刑桷宮刑黥墨刑鴟義
賊義矯虔反道也詛盟盟誓也呂刑之書首言呂
命者呂侯受命而後作是書也穆王享國百歲旣
老於荒乃能治度於夏之訓而作呂刑以禁詰天
下底於治道穆王反身之道斯其至也夫人年至
於老壯心必少衰矣穆王處之以敬遂能克成文
武之法非其天資英傑中有大過人者何能尔邪
訓贖刑而命呂侯爲之任官得人故雖老年不害
治之成也不遠復之无祇悔穆王有矣古未有諸

侯爲亂蚩尤之亂反常之始也蚩尤始亂先王之法民從其亂皆爲盜賊姦宄奪攘之事賊義害德三苗懲於蚩尤之亂又復不用聖人制作之法自爲刑法用之其民麗於五刑無復輕重淫威殺戮濫及無辜其民病之無所措其手足漸起爲亂紛紜不已故爲盟誓質之於神信不由衷敗盟益甚刑殺旣衆冤聞於天無刑德之馨香而此腥聞于上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於遠不得傳國於後遂使羲和一天地之道無鬼神之瀆諸侯逮其臣下無不自明明德以輔常道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下情上通無或蔽蓋苗民得之並告是由堯之清問言罔攸伏故堯用威則民畏明德則民明三后之有憂民之功堯官人使之也伯夷典堯三禮以禮絕民之刑民禮之行而刑措不用矣禹平水土名山川以奠民居稷播百穀奏庶艱食三后恤功之盛而民罔有不服皐陶作士明五刑以協民於中人懷好惠之心所以終三后之恤也上下莫不勤於敬惠此皐陶之教施於刑之用者惠威惟畏刑期于無刑矣君人者修穆穆之敬居下昭明明之惠光被四表其民惟惠之

勤則皐陶之治民中於刑民而已輔彛常以典庶
獄不終於威之用而終於惠之富皐陶敬畏之至
言皆足爲世法非能達於天惠自作元命則何以
成皇帝之治配食於其廟哉三苗齊民以威而民
益焚要民以盟而民益悖堯一天人而人用治明
惠威而民作惠故孔子賢於道民以惠齊之以禮
刑以成惠其刑豈能已哉絕盡也通達也降格享
於神明也絕地天通盡達神祇之奧使民不得僭
祭而嚴王國之事專修人事所以一天人也

王曰嗟三匹司政筭獄非尔惟從天母今尔何鹽非

昔柏尸羽刑止迪尔今尔何慙惟昔苗民匪咎于獄
止祗宅擇吉人觀于尔刑之中惟昔厘耄攸賜詔制
尔割尔鬻亡祐上帝亞蠲尔咎于苗苗民亡言于罰
夷離牛去王曰維虐忘尔才柏父柏兄尔第季弟幼
學童孫皆聽朕之厘尔威命今尔宅亞繇慰日勤尔
宅或茲亞勤尔尔于民界哉尔日非尔惟尔尔人尔
尚勸尔尔命尔奉哉尔人雖耄勿耄雖休勿休惟勸
尔割尔威式惠尔人尔慈尔民賴尔尔宣惟爾

司政爲政者也刑殺非尔刑殺寔係天道知天以
己爲民之牧則知典獄之非我何觀於古當求伯

夷棄刑之道苗民威虐亦可視以自懲苗惟不察
罪之重輕不附於法不求吉士視其刑罰之中而
忿疾於奪攘姦宄之人斷以五虐之法刑非有罪
之適適以殺害無辜上帝不潔苗之腥聞苗用此
滅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
格于上帝告之諄復欲人人而喻之日勤於尔所
由於以慰安衆庶此古用獄之道或荒於怠獄將
不可察矣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
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用此
以輔一人之惠勿以可畏而畏之勿以可美而美

之去其畏慕之心惟以敬用中罰正直剛柔之三
惠待是五刑而後成天之齊一於民吾爲有以輔
相之矣自作元命故能迎天之命如此天子賴以
有慶則萬邦依怙其惠安寧之久爲民洽于好生
之惠有司莫之犯矣

王曰吁徠大耄大土告介祥剴至令介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歆非剴何尾非及罔船具糲幣聽不言不言
東孚正亏不剴不剴亞東正亏不罰不罰亞舛正亏
不過不過止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臨惟徠不辜惟皇
元宥声止不剴止疑大赦不罰止疑大赦元宥声止

東孚大罰惟緇大亡東亞聽具嚴天聿

兩造兩辭也五辭兩辭麗於刑者五罰贖也五過宥也有邦諸侯也有土都邑之大夫也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謂之惠刑祥刑爲治道存焉耳祥刑之旨在乎安百姓惟人之擇惟刑之敬情之所在測之惟謹所以施刑而治獄爲得安民之道官之不擇刑之不敬原情所在有所不盡則刑之冤濫有不可勝言者惟作天牧可不念於此哉獄具而師聽之一人之情不若衆人之情也合衆智以正獄之兩辭則五刑所加無不審矣兩造具而盡其辭兩

辭當而正其辭此用刑之常法刑罪疑於不直則有聽贖之制過愆之非其罪故雖五罰亦不可施赦宥之行蓋謂此等刑罰必歸於正所以爲刑之中五過之疵尤所當察五刑出而爲五過其刑所不加焉非審察之則姦人幸免矣官如見厥君事戕敗人者反如爲父母復讎者內如夜入人家登時殺之者貨如捕盜見拒傷殺之者來如不得已應之者五罪相若惟審察其本心而後宥其瑕疵無幸免之人矣五刑五罰罪疑皆在所赦又當審聽不可輕也當赦而施刑罰豈中刑之用乎五辭

簡孚衆云當而可信尚審察言觀色而不可便謂已得其情雖已簡孚而猶無不聽之天威具嚴有不可不敬者不能審克將得罪於天矣

墨侯疑赦元罰百鍰閱室元臯剝侯疑赦元罰惟倍
閱室元臯剝侯疑赦元罰倍差閱室元臯宮侯疑赦
元罰六百鍰閱室元臯大侯疑赦元罰千鍰閱室元
臯墨罰出屬千剝罰出屬千剝罰出屬五百宮罰出
屬貳百大侯出罰元屬貳百又剝出屬貳千上下炊
臯亡替爵書勿用亞行惟咎惟灋元案亨出

剝則足也鍰六兩也倍兼前數也倍差倍之而有

差蓋五百鍰也閱實其罪道極厥辜也五刑之赦
爲贖其法疑也五罰之赦爲宥其罪疑也法疑則
正於罰罰疑則正爲過五罰五過故爲法有不同
也雖赦贖而猶閱其罪不加民以非罪亦恐姦人
之幸免也舜作贖刑於周官無所見則贖刑之制
廢於商周之世矣周禮五刑之贖屬刑皆五百五
刑之屬凡二千五百呂刑之作五刑之屬三千墨
劓之屬皆千宮罰三百大辟二百刑輕雖增而重
刑減矣書序以爲訓夏作贖則周贖刑之用由穆
王始也文武至於穆王餘二百歲而後贖刑之用

厝刑衰而民始犯刑罰為可輕也穆王夏刑之訓
真能終文武之道哉輕重為比罪之差簡孚于獄
之麗辭無僭亂惟可行者行之惟能察於法意所
存則可以用法矣不行不可行者不行之用終於
不行而已上下輕重之等比罪刑罰之有倫也
上剋適輕下舩下剋適重上舩輕重彰罰大權刑罰
在輕在重惟非非大倫大嬰罰愆非若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宅非圣中警言于差非勿惟勿
哀歎折獄明君剋書胥占咸歷中止元剋元罰元案
亭出獄成而孚輸而孚元剋上耨大并兩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上下比罪輕重之
有權也蘇氏謂古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設甲乙以解此言甲初欲為強盜既至不強
而竊當坐竊法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強當坐以
強適重適輕其說是也輕重之權亦惟此罪而已
權罰比罪非祇論其罪之重輕禮原父子之情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有五罰五過之用刑之輔教
必自輕重而始刑罰與時輕重不可常也罪有若
同而甚不同然亦自有倫要泥古而不知倫要所
在不能權輕重矣罰懲雖免於死然非當死之罰

民猶不勝其病況致法乎是故刑與不刑皆當比其罪尔佞捷給也捷給不可用之折獄用之折獄人將不得以盡其情無不自中所以惟良惟能折獄辭差之際所以盡其情偽而輕重得以有權非從惟從不敢忽也察諸非意所在求其所以寬之以盡其情宜無冤濫之失臨以哀敬明與羣吏共論其法有疑得以啓發庶幾盡附中正刑罰之道固當審而行之其刑以孚其贖以孚惟可信而無僭亂之辭故刑民而民不怨也法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兩刑并論備於上刑而已倫類也要理也

成具獄也輸贖金於府也刑罰倫要上下比罪而已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制中典贖刑之用蓋中典也

王曰緹虐敬也才官柏矣姓朕多憇朕敬于劉也惠惟劉今天眎民廷配圣下明清于單書民也爾宅亞中聽獄也兩書亡或公冢于獄也兩書獄賜非珏惟府結珍報呂歷尤留書惟罰非天亞中惟人圣命天罰亞極歷民宅大令政圣于天丁王曰緹虐享孫今廷何讐非惠于民也中尚明聽也才哲人惟劉亡畱也書属于天極咸中太慈殺王嘉帝讐于公祥劉

官伯師長也族姓大家也獄者人命所係固當敬之穆王多懼見於言辭爲劾刑而無惠之憂也天之陰隲下民人君配天作主奉若天道惟以治人片言單辭獄情攸在非有至清之惠爲無以察之謂片言而忽之獄情無可察者兩辭能以中聽斯無偏見之失用刑之得則民可得而治私心偏聽居之不疑刑之不中由此作也罰金非金之重不得已而爲論罪之法聚功過而權之欲以論庶尤之報使各當其罪尔報斷獄也永畏畏天而無時豫怠也天罰在乎當罪刑罰之濫非天之爲惟人

代天用非其人則制命者爲之尔五罰有倫謂之五極五極天理也刑非天理之極如正人何雖令不從由無正身之政尔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有所著則皆不得其正兩辭中聽斷之非我人情之盡天道昭昭用刑之中所以爲自作元命也監者何也行中之惠也吾無是惠無以爲民之中常以非惠處之自明其惠聰作哲其智足以明刑雖獄辭之無窮莫不麗於五極上下比罪刑罔不中是中大建於民將無有司之犯辟之止辟慶不長乎惟惠可以明刑然居之則非惠臯陶邁種其惠

德格亏上下夫人之道一而已矣先正晉之先臣
謂唐叔也唐叔亦能明己之惠佐佑先王謀計告
猷無小無大無不率從於道先王賴以有懷用嗣
天命予小子天子在喪之稱閔予小子平王傷周
之亂以喪道處之嗣造天不愆言遭家之不造也
天降大禍民不見惠先王之惠天下所資賴者既
已殄絕於下侵於家害於國者罪合於一雖執事
之列舉無老成賢俊宜職之士天子將何賴以爲
國平王極言亂之所以而不及幽王之禍不忍明
也祖父諸侯之屬也三代名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天子不敢以貴而倨率惠之道然
尔伊誰也伊誰之恤無以自立而求諸侯之輔也
周禮王功曰勲有績予一人謂文武有功於己己
賴以安厥位則文侯之勲有以明其顯祖唐叔之
烈而能儀刑文武之道文武之業未墜於地皆其
佐佑天子繼集天之大命奉先追孝之惠能於艱
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有惠有功宜天
子嘉命之也視師寧邦歸晉國之辭也彤弓朱弓
也茲弓黑漆弓也駟馬曰乘秬鬯所以告功於先
人也諸侯受弓矢之賜然後得征伐文侯蓋侯伯

也古有寵錫諸侯之禮非功惠之懋不之賜也文侯之命平王爲當功之賞矣柔遠能邇之道在乎惠安小民無有荒寧所以進於治道以簡靜憂恤邦政則政無不理而明惠明平王望於晉侯其亦至矣所以自治果何如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寢以微弱僅保郊邑殆無異於小侯平王亦知幽王之亡在乎無輔老成之用不可棄也東郊復國緊文侯之功惠是賴欲以撫寧晉國雖若成王命周公後可也棄之於外將誰依乎成周之衰其有由矣王室微而諸侯大由文侯之去尔孔子序書於

周訖文侯之命平王之所以復東周之衰也圭瓚之賜爲當尔者記其命之當尔明其去之非是於詩記皇甫之徂向皆傷周室之壞也書於文侯美平王之錫命春秋孟子見昭公之知禮稱其善而不善者見仁之至義之盡而直在其中矣造逮也戎害也純一也會集也唐叔虞始封於唐今絳州翼城縣周衰稱晉非先王之本封也詩之變風於晉稱唐風者從先王也

桀斲

公曰嗟人亡嚶聽命徂兹淮尸徐戎竝興善敝迺命

胄敵迺于亡敵亞弔糒粵弓矢鍛粵戈戚砮粵鋒刃
亡敵亞善今惟至舍牯牛象敵粵獲斂粵菜亡敵傷
牯牯止傷女剿大憲剗象牛元風臣妾逋逃勿敵越
逐祇復止戎裔賚女粵越逐亞復女剿大憲剗亡敵
寇數踰垣廬敵象牛誘臣妾女剿大憲剗會戎戎惟
徃徐戎峙粵餽糧亡敵亞逮女剿大剗戎人貳郊
貳速峙粵楨榦命戎戎惟簞亡敵亞共女剿大亡餘
剗非轍戎人貳郊貳速峙粵芻芡亡敵亞多女剿大
大剗

魯都曲阜今兗州仙源縣費在沂州費縣徐在泗

州臨淮縣淮夷淮上諸夷甲鎧也胄兜鍪也舍芡
舍也牯橫木以制牛角者獲甯其牢圉也餽糒也
楨築牆版也榦植木也芻芡藁草也敝理也敵連
也備具也鍛鍊也礪磨也淫舍野次也牯繫也杜
斂閉塞也峙聚也郊邑外也遂遠郊也周禮天子
六郊六遂以寓六軍大國三軍魯國所以三郊三
遂也敝理甲胄編連干盾具弓矢鍊戈矛礪鋒刃
必善必至所以利其器也牯牛馬杜獲甯戒淫舍
之亂也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祇復之不
得私人之有也賞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

大防也峙糗糧所以備征役具楨榦所以備城築
芻茭之積備淹日之久也常刑常法也大刑死刑
也無餘刑非殺極刑之不至死蓋腐刑也其刑之
戒誓之常也非軍刑之用也孔子論爲政之惡謂
不教而殺爲虐不戒視成爲暴慢令致期爲賊伯
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
甲精鍊以居則營廩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
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榦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儆
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
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

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
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
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諸侯在國稱公楨榦芻茭之
取辦於魯人有諸侯之師也書序伯禽宅曲阜徐
夷興而作費誓其書作於受封之後成王踐奄之
際也記子貢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
禮歟孔子曰昔魯伯禽有爲爲之也先儒以爲此
役未之考爾古者諸侯無史其事錄於王之太史
冠書名於天子之國諸侯不得自見之也

秦斲

公曰嗟哉士聽亡嘯予新告女羣亡山晉古人大亡
曰民訖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雖惟寂責畀如流是
惟艱才哉心山憂日月逾邁若亞貞徠惟古山慧人
則曰未就予忒惟今山慧人姑將以為親雖則貞然
尚繇詢繇奚髮則宅所讐番番曷士步力无讐哉尚
大止仡仡愚夫朕馭亞莫哉尚亞慾惟截截善諛言
畀商學易言哉皇多大止昭昭哉恩止如大弋介臣
詔詔倚亡宅技忒心休休焉元如大容人止大技黷
亡大止人止彥聖忒心野止亞啻如自忒口出是耐
容止呂采哉學孫黎民亦職大移才人止大技媚狀

臣亞止人止彥聖而莫止畀亞達是亞耐容呂亞耐
采哉學孫黎民亦曰殆才畱止庀隍曰繇弋人畱止
榮襄亦尚弋人止慈

羣言之首惠言也民訖若是多盤有終身之樂也
不能順其天性之樂則憂危至矣責人非難使人
受己之責順之如流所以為難無瑕者可以戮人
為有以服之也穆公自以其心之憂與日月俱往
有如無復日月之至故思取謀於人若古之謀人
既患其不可即則今之謀人自宜姑且親之雖云
必須謀人之親若猶未能則雖黃髮之老皆可親

問多聞往行可以檢身故雖番番老人膂力已盡
以其良也吾尚欲盡其用伉伉壯士射御協惠雖
其勇也吾亦無取況於截截辯士能易人之智慮
奪人之語言我何多有之昧昧不思之矣一介臣
無他技倚其以斷斷自立休休容物觀人之技能
彥聖不啻出己此能容之則天下之善歸之傳後
保民利其所當有也能容而不汲汲於好善吾知
其無能為也冒疾障善之人孔子惡夫佞人之殆
此而容之足以覆邦家矣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
繫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尔致治之王歸過於

身亂亡之主歸過於人罪已與人興亡自異穆公
知過能徙不遂其過示民好惡而民知向背以有
終身之樂秦誓之作所以繼周而王乎賤智勇而
惟老成有惠之容孔子知其後之大矣孟子以為
好善優於天下秦穆公之謂歟困而知之穆公是
矣禹謨帝誥上繫於虞夏之末周書訖於秦誓曰
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永嘉薛 季宣

管至帝堯聰明多思茲既天下將孫子位攘子攸
從堯箕攸舜仄攸堯資止聰明將堯子位麻試彭籙
從舜箕

堯舜聖之盛也孔子序書惟以聰明稱之於堯見
其光宅而得所傳於舜見其升聞歷試盛惠之至
不加此也堯惟以聰明得舜舜惟以聰明嗣堯得
之於天用之於人者至矣惟聖人爲能踐形堯聰
明舜聰明之謂也

帝堯下土口設居口公生分曾從汨從九共九篇豪

飫

釐土治水之事也方設居方所以安民之生因其舊俗而善之也別生分類俾民各從宗黨朋類以居骨肉以親事功以治居方之政此其大者太公之使士農工商皆一其鄉管仲爲士工商之鄉使之不見異物而遷則分類之事也鯀湮洪水而謂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水治而後民可作也禹貢錫土姓之語曰祗台惠先不距朕行別生分類之事茲其旨乎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辨下土使民平
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也舜典
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
九矣橐飫未詳孔氏謂勞賜諸侯者古文安國論
必有覩而弗備也

咎繇戾年謩命咸年玿帝舜申述大命咎繇謩恭
魏

皋陶序其陳謨禹序其成功雖有是臣必是君乃
克申之紀其君臣之和各以大業見也

命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迺貢

禹之行水隨山而導川貢賦之差因地之所任行其所無事所以有成功也序曰作貢書非禹之作也

后為大岵并于日也墊逐日斷太康失苗第弟五人頤于桑內逐不學也哥

甘野之戰啓之用衆可法洛汭之歌太康之荒自戒禹之傳子訓之貽後不勞特見可因事而得之戲咏涵至廢昔箇日眉往徑也逐賢徑

羲和之罪莫大於悖天眉侯之誅止加於有罪仲康修夏之政有足觀者

自禹至于成湯八黜湯亂居亳初先王居逐帝咎釐沃

契之至湯八遷不可盡見契封於商今商州商洛縣昭明居砥石陝之底柱也相土居商丘今應天宋城縣其地在亳圻內所謂從先王居也

湯延彭戾葛柏不禩湯亂逐也逐湯延胤尹去亳適憂无醜大憂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已逐女鳩女已

葛伯事見孟子其書略見史記未必真也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盛惠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

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書稱湯之事上以忠湯伊尹之本心也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瓶尹昧湯伐桀陞自陲遂與桀奔于鳴條山塗遂湯

斷

伐桀之事聖人不幸而爲之也伊尹湯皆有聖惠相與放逐其君桀之得罪於天雖有堯舜之臣不得而私之也以伊尹而相成湯之伐天誅之所不赦者也陲即禹貢雷首山麓鳴條在安邑西孔氏謂湯都在河南兵出於西出其不意其說非也

兵而至於戰雖聖人不能無必勝之謀也師行固有利鈍舍彼取此惟其宜也陳氏引詩湯伐昆吾序伐三朶昆吾在今濮陽三朶在今定陶謂師不得由東是也外陲記道所由蓋渡河爾湯之外陲伐桀武王師渡孟津不四日至於商子來之道固當然哉軍事以利爲功要不用詐可也劉氏謂外陲爲桀恃險其不能拒湯者地利不如人和也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如其淫志夏商而謫用其兵非君子之所與矣

湯既勝夏欲舉元社不可從夏社疑皇臣岬

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若天道之一變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爲勝夏首政夏社亡國之社猶周之亳社也伊川說夏社當遷而不可毀故湯屋而遷之示戒於子孫諸侯蓋亳社之始也疑至未詳臣扈湯臣亦相太戊三篇雖亡遷社之事求諸敘述扈必與焉者也

夏帝桀續湯道初止道伐三朧俘身瑤玉訟柏中柏徙箕瑤

三朧在今曹州濟陰縣桀敗而走三朧湯追及之桀棄寶玉而走南巢故伐三朧而得寶玉夏之玉

鎮桀旣不能守矣誼伯仲伯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湯歸自夏望于大河中囑徙桀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徙湯奔咎單徙囑居

大洞滎澤也在鄭衛州界跨河南北舊說大洞在朧亳間以序湯歸自夏言之蓋湯伐朧之後復還安邑黜夏而反仲虺湯誥明居之書相次作也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成湯无死太命元季胤尹徙胤訾歸命於后太命无立亞明胤尹放彪果式季復歸于亳恩盲胤尹徙太

命武篇觀尹廷咸大式惠

太甲之事說者不勝異說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說太史公因以為據後世不能易也序謂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異說紛紜不若經之可信也庸中惠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咸有一惠曰夏王弗克庸惠盤庚曰生生自庸太甲曰王惟庸罔念聞歸亳思庸為不遠之復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於太甲見之

沃丁既葬觀尹于亳咎單繹言觀尹豈廷沃丁

伊尹之葬於亳猶成王葬太公周公於周也先王

同功一體之臣不敢疏也湯居亳而咎單有明居之作沃丁葬伊尹而又訓伊尹之事咎單於湯伊尹其同心德之臣哉馬融說咎單湯司空

觀德昧大戊亳大祥桑穀共生于翰觀德贊于舜咸廷咸又四篇大戊贊于觀德廷觀德原命

史記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桑穀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惠帝之政其有缺歟大戊從之而桑枯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又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伊陟讓作原命桑穀楮也君奭稱巫咸又王家太史所書蓋

舊說也太戊見災而懼其一時之臣佐所以輔導責成如此周公稱其人物之盛真賢王哉

中丁興于囂從中丁河亶命居昧從河亶命祖乙圮于耿從祖乙盤庚又興將紂亳殷民資胥師從盤庚式篇高宗寢昇說亳百工營求彭摯昇彭傅巖從允命式篇高宗祭成湯大飛飴升鼎耳而雒祖已嘗彭王從高宗彤日高宗出誓

盤庚以上見遷都之不苟說命以下見高宗之所
以治也有賢師之訓得賢臣之佐嘗為帝庭之夢
見災之至其敢有不懼乎

殷亂咎周周人禋鬻祖勸忌犇告于叢從鹵柏咸鬻
殷元鎔天命散于從箕父師少師

殷咎周而周乘黎武王欲以觀政於商祖伊奔告
而紂安焉微子去之則天訖商之命矣序於戡黎
云殷咎周於微子云錯天命紂為自絕天命非周
之取商也

惟十有式年武王伐殷式月戊午師泥盟離從泰斷
式篇武王戎車式百兩虘責式百人為寂莽于姆摯
從姆斷武王伐殷從伐婦豈戴元政事從武成
天子至貴也天下至衆也紂為天子有天下而武

王車三百乘虎賁財三百人戰牧野而勝之尊富
豈足恃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叛之武王與紂之事也

武王勝殷礮殷立武庚呂筭學歸從鴻范

洪範之序詳於商事箕子之志惟武王能成之也
勝殷而不廢其後則箕子可得而問武成之後遽
詢大法王之所求於箕子者如此其他固未暇也
武王既勝殷蚩蚩戾班宗彝從分器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諸侯而
班其宗祀之彝器所以出禮樂也有虞氏之班瑞

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尔

鹵炭獻敖太采從坎敖巢柏徠翰芮柏從坎巢命武
王大歟周公從金縢武王崩武監及淮凡畔周公相
成王將黜殷從大葬成王无黜殷命礮武庚命欽學
后代殷從從欽學出命

黜殷廢殷而封宋也先儒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書
序相成王明甚未之考耳

唐弔尋禾異晦同穎獻彪天學王命唐弔歸周公于
東從歸禾周公无尋命禾坎无學出命從嘉禾

伏生說成湯之時有三苗貫葉而生同爲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不謂唐叔考之書序其傳誕矣周公歸東成王未之知也唐叔得禾君臣悅而相讓雖其中未能無聞亦無睽聞之迹矣太史公敘周公奔楚之事異乎吾所聞成王无伐管弔蔡弔呂殷餘民豈康弔逖康弔酒弔孖持成王丕彗欲弔彖邑豈召公先昧弔逖召弔召公无昧弔周公逖營成周崑徠告凡逖彖弔洛誥非祇告卜成王周公往來之問蓋不一也序以告卜爲本重卜洛也舉營洛則餘事在矣

成周无成舉殿頑民周公呂王侖弔逖多士周公逖

亡脩

咎單作明居伊尹作成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序皆不言作之之意三公居然之告皆特見之也

召公爲采周公爲弔昧成王爲左右召公亞悅周公逖商奭蔡弔无及于侖蔡弔踐彪戾位逖蔡弔山侖成王東伐淮尸逖踐奄逖成王政成王无踐奄將畧汧商寔蒲姑周公告召公逖將蒲姑

周禮司馬掌兵謂之政典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其有政以名篇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有遄臺齊景公飲臺上晏子言爽鳩氏始居之季荊有逢伯

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薄姑蓋蒲姑也

成王歸自奄至宗周葺廨畚筮多匹周公筮立政成王无黜殷命感淮尸還婦至豐至周官

殷黜久矣成王東伐淮夷而序記其黜殷淮夷畔於武庚之時至此平之故終言之也立政歸政而作也成王踐奄而後歸政成王有成惠矣有成惠以立大事所以服天下也天下服而後臨制其政所以不勞而治也東征之役周公輔導之職盡矣序言成王在豐作周官書稱歸于宗周王歸而作周官之書至豐乃宣之耳

成王无伐東尸肅脊徠賀王畀榮柏筮賁肅脊也肅東夷即淮夷也肅慎氏今女真國榮周圻內之國今河東鞏縣有榮錡澗賄賜也

周公至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史記錄周公之語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去成王亳姑未詳太公封於亳姑而反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也太公周公墓皆在京兆咸陽縣

周公无及命商敷分主東郊成周筮商敷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衛彪戾昧康王廷顧命康王无尸天孚
速算彪戾廷康王山算康王命廷用畢分居里咸周
郊廷畢命

營洛之制至畢公而後成聖人所以齊民其不欲
速如此豈惟商人心未盡服周亦不強之也序書
作用重分正之始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康王之
謂矣

敷王命商雅爲周大司徒作商雅敷王命柏霰爲周
太僕主廷霰命呂命敷王嘗憂贖剋廷呂剋

呂刑之作呂侯之意也王命呂侯以爲卿士呂侯

命王始作贖刑故序與書皆以呂命發之也王能
呂侯之命呂侯能以古道輔王受命作書君臣爲
有道矣西周之盛至此而成之乎

考王錫晉亥侯秬鬯圭瓚廷亥侯山命

圭瓚以圭爲杓柄所以副秬鬯者侯伯之臣有功
然後得賜詩稱宣王嘗賜召虎書序平王以賜文
侯其賜文侯蓋不輕矣於書特言圭瓚之賜見文
侯之有勲勞於王室也

步戾齋柏命毘匱徐尸竝興東郊亞嗣廷棗斲棗
斲公伐鄭晉襄公帥師退彪靖還歸廷棗斲

穀在河南新安縣秦自德公都雍今鳳翔也鄭今鄭州新鄭縣僖公春秋書穀之戰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雖因晉赴而沒晉侯所以罪秦同於無法之例矣傳稱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西乞白乙伐鄭匹馬隻輪無反者觀於秦誓蓋自咎前失之語誠心歸於好善傳之所記不可誣也春秋於穀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果能遷善喪師罪可贖矣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穆公之過其由憤悱而啓發歟有過者皆如穆公之爲夫何惡惠之有春秋文公之二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在敗穀之後秦誓之事學者疑之然而令狐之師在秦康公之世左氏秦人伐晉傳謂王官之役太史公書秦誓於封穀尸下其書采秦史記爲若有本書序以爲還歸自殺而作則非作於封穀之時穆公引咎歸己誠心好善是後未嘗越國輕動亦悔過之實也如穆公遂能戢兵自斂則穆公之績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

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予秦晉之師觀
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旨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